



道古坐樂

卷五坐樂八序



道古堂文集卷之五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序二

漢書蒙拾序

西漢去古未遠三代之良法美意尚有存者故識其大  
宏規鉅制可與周官國語相參而識其小造端指事猶  
見當時風俗謠諺之所尚自宋以來掇拾其解離析其  
辭推求遺意以竟此書之體要者約有數家錢文子之  
志兵徐天麟之會要審要害原創設此吾所為識其大  
者也楊大雅之博聞林鉞之漢雋洪邁之精語蒐蒐瑣

侈斧藻此吾所爲識其小者也博聞根據典實不采虛文漢雋標舉新奇兼收常語精語但取美辭竟遺詮釋余特參措三書之間抉摘微奧慎而不漏該而不侈雖因實創用貽來學嗚呼不賢之誚吾無得辭焉爾矣而未學膚受畏良史之繁密昧前哲之艱劬或譏同餽釘或嫌非磊落則此書之作夫安知不資疎妄者以口實乎

後漢書蒙拾序

撰范史蒙拾竟有難者曰蔚宗生宋季之陵遲扇江左之浮豔曼辭洵美古意寢衰今茲倣倣焉采擷之不已

有說乎曰有是哉子之襲貌而遺神也今夫河洛之區殷宗之所都而周公之所相也赤伏應符皇圖再造京縣清密圓首思奮言經術則箋學啟而故訓明言創設則明堂開而郊祀定樹石乎巒庠勒銘於絕域士生其間清議嚴於邦刑內學精於聖道解字備九千之文研京歷十年之久猗與那與煌煌扈扈非蔚宗之筆舌則不彰抑非蔚宗之論議所得而域也昔黃東發研精六學而日鈔百卷論范者歎其寂寥郝仲輿撰述九經而瑣瑣一編采范者尚嫌膚末至若吳興凌氏竊林鍼之成書侈文林之綺繡空張篇目有班無范蒙竊病之倦

遊伏誦溫故知新微文碎辭詳加甄錄小友周嘉猷復拾劉昭之注益余未及斐然美備有足多云

補通鑑紀事本末序

有宋建安袁氏取涑水之資治通鑑綜其事之頭訖作爲紀事本末朱子比之左傳之有國語世以爲知言吾友錢唐王介眉氏乃起而諍之曰夫建安之書惡得與涑水衡也不言田制則度地居民之法亡不言漕運則鑿渠引河之利塞不言府兵則耕牧戰守之功墮漢唐治理一也曷爲貞觀之政要詳而文景之太平畧也太子國本也曷爲楊勇承乾則詳而臨江東海之易則畧

以下所論多未確

也后妃大分也曷爲飛燕武媚則詳而子夫麗華之立則畧也不韋以呂易嬴是秦先周而亡馮后酖獻幽文是魏較晉尤偏清河逆等劉劭高陽罪浮蓋主平津外寬內深一口蜜腹劍也弘羊販物求利一連檣輕貨也或隱而不書或大書而特書譬之於數是知一不知二也是知二五不知有十也然此猶以建安論建安也耶律鴟張遼海而陳邦瞻不究其終党項虎視河湟而薛應旂不稱其始紹建安者如此則建安之緒未終建安之緒未終然則補編之作其得已哉其得已哉予取而讀之其比事也若春秋之決獄其著評也若月旦之方

人一以爲建安之諍臣也可一以爲涑水之別子也可然而其爲之也蓋已勞矣鉤較之抉擿之丹黃甲乙之自髮未燥以迄於老之將至蓋已三十易寒暑矣夫今之剽獵於史者有三記瑣微者騰客座之談助掇麗藻者資韻語之潤色標綱目者供舉場之策問若與之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斟酌百度緝熙王猷則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而介眉獨能以史證經以鑑貫史居則成一家言舉而措之家國天下而裕如所謂有用之實學者此也方丙午發策介眉引杜甫雲帆轉遼海之詩謂海運不始於元爲虞山蔣文肅公所擊賞旣從吳

門馮太史在史局草創儒林忠義兩傳藁旣應制府彭城公聘脩浙志沿革離合之表分晰特詳遂爲全志之冠其學之可徵者如此故予嘗號於人比介眉於唐杜君卿宋劉仲原父世有讀介眉之書則知予言之非妄歎也矣

### 中書典故彙紀序

六部卿寺皆有堂屬中書無所謂堂屬宰相雖尊舍人雖卑稱謂以師生而止有畫諾無說堂也宰相不得頤指氣使舍人不肯脅肩諂笑事必統於王言道必由於天憲所以抑旁落之權而重絲綸之掌也七卿以及百

司皆鑄印而宰相獨無印。印惟典籍司之。發科鈔記檔案支俸薪請。

誥勅不盡關白於宰相。所以優賢養老。隆公孤之敬。大臣不親細事也。部寺皆有枝官。中書獨無枝官。六部有司務。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有經歷。詹事府國子監有典簿。翰林院有孔目待詔。中書之具籍。息以舍人之俸深者充之。一事權而媻典故。所以表丹地之清嚴。峻黃閣之方雅。而雜流不得參錯其間也。卿寺皆有貳有副。而左右分。中書則以入閣之歲月爲前後輩。舍人亦依此例。宰相與宰相爲一輩。舍人與舍人爲一輩。晉侍讀。

轉典籍卽極之官。政地而終身不能易。所以重清流之選。在雲霄日月之旁。資秩之崇。庫不計也。唐虞官百司。空后稷內言典樂。皆起於堯時而立相。始黃帝其制最古。調元贊化論道經邦。宏鹽梅舟楫之用。負霖雨蒼生之望。而道濟天下者。中書其政本也。宜有專書以鋪張其盛事。而隋以前無聞也。唐李筌撰中台志。宋曾致堯廣之。馬宇撰鳳池錄。尉遲偓撰中書故事。賀蘭正元撰輔佐記。柳芳撰大唐宰相表。韋瑄撰國相事狀。張廌撰宰相傳畧。蔣乂撰大唐宰相錄。杜儒童撰中書則例。又有唐宰相圖。大唐宰相歷任記。唐宰相後記。唐宰相臣錄。

不著撰人。皆唐人所撰也。而唐宰相譜則宋李燾所作也。燾又撰歷代宰輔年表。譚世勣撰本朝宰執表。陳繹撰國朝宰相年表。并續又撰宰相拜罷錄。繼此范冲蔡幼學皆有其書。徐自明撰皇朝宰輔編年錄。而明呂光耀續之。龔頤正撰元輔記。劉顏撰輔弼名對。又有執政拜罷錄。本朝宰相拜罷錄。宰輔年表。熙豐宰輔年表。嘉定宰相慶會圖。不著撰人。皆宋人所撰也。元則王恽撰中堂事紀。明則陳朝璋撰宰相畧。謝鐸撰宰輔沿革。雷禮撰內閣行實。李載贊撰史閣萬年。而爲之傳記者。吳震元有宋相傳。魏顯國有歷代相傳。王世貞有嘉靖以

來首臣傳。以上凡三十九種。見於唐宋藝文志。鄭樵通志中興館閣錄。及元明傳記所言。佚不傳者十之九矣。真定梁慎可撰內閣小識。內閣起於永樂時。梁書祇言有明一代之制耳。於歷史未之詳也。吾友王君莪山出入省闈者幾二十年。畱心典故。每逢倖直。輒從各房搜考檔案。勒成一書。證之史冊。有涉於中書者。輒加甄錄。其目有六。曰官制。曰職掌。曰儀式。曰恩遇。曰建置。曰題名。而以雜錄終焉。余前所臚陳之書。今雖不可盡見。而其制與其事尚存也。

國朝泰階六符。荃宰一德。世則世法。垂之永久。聽其放



失斯亦眊筆者之羞而

綸扉之闕事也且夫一書之作義寓勸懲唐蘇瓌所以  
撰中樞龜鑑宋吳張翼所以撰宰輔明鑑也是必身歷  
台鼎著書或可昭示炯戒舍人職非南董萬不敢以筆  
削是非加諸元臣碩輔而題名一門人必詳其顛末其  
以功名終者則於恩遇詳之其不克以功名終者宋子  
京引易所謂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劇也天命天討歸之  
於天而已不與焉老聃彭祖述而不作莪山非其人哉  
其自序詳矣而復命余序余所知不能有出於是書之  
外者引而伸之而知盡能索矣一得之愚芻蕘之擇可

以炫世不可益莪山也莪山其謂我何

李少宰遺事序

吾鄉在前明時以文章掇大魁者凡二人其一爲少宰  
李公旻其一爲少宗伯茅公瓚陵遲至今兩家枝葉皆  
衰謝李氏則惟吾執友尚陵鏃厲敦學行能爲一翼之  
雋少宰行事著於國史見於鄭曉王世貞焦竑何喬遠  
之著作者班班可考其佚乃時見於他書蒼而錄之弗  
勝瘁也尚陵旣傷門祚單薄世遠物墜先祖懿德懼就  
湮蕪思恢大其遺緒以有聞於世舉凡少宰公之行事  
之微於載籍者莫不取而筆諸又凡少宰公之文字之

散於志記者亦莫不取而筆諸總名之曰遺事而徵序於余余嘗上遡魏晉賢哲高朗之士其傳也不全憑藉史筆好事之徒類皆掇拾其餘論及平昔操履表而出之今世所傳別傳是也自晉以下有家傳自唐迄宋有故實有逸事有談錄家自爲書與史館編削相出入間嘗考之或門人賓佐追錄其典型或後進小生傳述於故老其以後嗣表揚先德者則不多覩有如常侍言旨出於柳玘欒城遺言筆之蘇籀武穆金陀兩編進於岳珂使後人之讀之匪特景仰休風又以見明德畱貽之遠而子孫之能紹箕裘肯堂構者有如此也尚陵少孤

露節衣縮食慎守先隴粉櫝忌日謀魚菽之祭或至影質什器祖母高以節終告於當事致旌門之典在昔鄴侯白衣匡國功成身退史冊書以爲榮子繁作家傳乃引神仙誕幻之事以實之其說近誣而繁又有穢行觀於尚陵少宰爲有後矣

施愚山先生年譜序

年譜之作其當有宋之世耶自一二鉅公長德大集流布後人景仰其休風卽其所著按其行事年經而月緯之吳仁傑之譜靖節少陵呂大防洪興祖之譜昌黎文安禮之譜柳州是矣然此猶屬隔代也六一譜於薛齊

誼南豐譜於朱子。三蘇譜於何楡。龜山譜於黃去疾。紫陽譜於李方子。勉齋譜於潘植。鄭元肅。陳義和。雙峰譜於胡默成。或親問業。或私淑諸人。其言動爲可信而辭不虛美。故吾以爲年譜之作。卽世家之體。較之遺事行狀尤嚴。以其德業崇閎。文章彪炳。始克足以當此。未有以草亡木卒之人。而可施之以編年紀月之法者也。宛陵施侍讀。愚山先生。其學非一世之學。關閩濂洛之學也。其文非一世之文。陶杜韓柳之文也。位不稱德。卒官侍從。先生嘗自編年譜。散佚不可復得。其曾孫得仍州守。因其尊甫隨村先生所編詩文目錄。益以誌狀碑版。

之文。釐爲四卷。以繼先志。嗚呼。後人誦先生之詩。讀先生之書。卽是譜。以知先生之爲人。而以論其世。先生之梗概亦大畧可覩矣。或疑先生行事炳在天壤。上宜傳之國史。次宜俟天下後世學者之論定。而此譜之作。特出自其孫。曾得無私而不公。歟。家猷而未可以爲國憲。歟。而吾以爲得。仍亦猶行古之道也。在宋范文正之譜。編於五世孫之柔。陳忠肅之譜。編於七世孫宣子。黃豫章之譜。編於孫營。葉信公之譜。編於子應支。在元程雪樓之譜。編於孫世京。在明楊文敏之譜。編於六世孫肇。吳文定之譜。編於五世孫家楨。其他子孫之揚其先烈。

者如周仁俊之譜文襄劉持善之譜忠愍章應元之譜恭毅陳其柱之譜文定遽數之而不能終也夫其人苟無可譜雖子孫不得諂其祖父其人苟有可譜其家庭之所訓行較之他人不更親且切乎得仍之爲是譜也何傷夫得仍亦猶行古之道也余於先生爲詞科後起而與得仍又共列同歲之名因徵前哲之例而序之以附於私淑諸人之列

羅總戎年譜序

盈天地間含生負氣之倫歿壽脩短其歲月皆可指數豈況秉五行之秀參三才而超萬類者哉合九州之大

積數千百年之久蚩蚩之氓草亡木卒與年俱盡鄙言瑣事無一可光簡冊固也其或因緣際會生榮死哀碑銘刻之琬琰行狀上之史館謚法議之太常鏗鉤炳耀震爆一時可以傳矣然而以之讐庸愚則有餘以之盟幽獨則不足時移代易隨飄風燐火而漸滅者又不知凡幾也余嘗夷考歷代史志傳記紛如年譜概不可見肇始南宋創爲此例或出自賢子孫之編纂或出自門弟子之甄綜或出自私淑諸人者之考證年經月緯上法春秋非卓卓度越流輩信今而傳後者不克稱也揭陽羅公在青忠孝淳深早立名節其居家也敬宗收族

綿延其世澤克大其家聲其居官也訓卒蒐乘脩明其  
法制被服於詩書其敦交也推心置腹經畫其空乏周  
卹其妻孥合河孫家宰歎爲良有司無以加天台齊侍  
郎稱爲古儒將不可過余早欽令譽心竊嚮往焉關河  
間隔合并爲難欲與之定歲寒松柏之久要而不能也  
而公死矣公子楨佐雞斯泣血從苦由中省記公之言  
行撰爲年譜一卷年不虛立事不虛附信矣乎其可傳  
也錢唐受君藍田受知於公最深欲得高壯深厚之言  
以耀公於無窮謬乞余序余耄而就荒犬馬之齒徒長  
行誼無一可以方公循髮自責慙然有餘媿焉而爲空

虛無實之文字可以重公平哉差幸挂名簡末藉公德  
望而言乃不朽歡欣鼓舞振筆伸紙所由諄復而不能  
自已也是爲序

休寧徐氏新修族譜序

徐自偃王以仁義失國走死彭城故淮泗之間城曰徐  
城山曰徐山墓曰徐墓昌黎韓子所謂徐氏十望其九  
皆本於偃王也洎後東海亢宗攜陵父子高文亮節名  
炳梁陳兩史而摛以中大通三年出爲新安太守流連  
山水子孫遂爲土斷新安之有徐氏蓋自此始按梁新  
安郡領始新黟遂安歙海寧五縣海寧至隋始改休寧

二十五傳至榮四公實來徐山之下卜居蓋休亦有徐山也是爲休邑十八派之祖迨及勝國世少衰矣阜上由潭古樓坑田公塘洽陽長干凡七族相率爲應斗之會歲時上冢烝嘗勿替獨葉祈一族以與宗人不協祭不偕冠昏不與歲首不相過存長干之裔孫松亭嘗爲兩浙轉運分司官有餘祿重建世德堂以妥先靈今將貳守太原復與路口宗賢考證世譜旣成過請予序是舉也將收葉祈一族而進之松亭爲無忝於先人矣子竊用有慨焉晉沈警以子穆夫與孫恩之亂逃藏有日宗人沈預素爲所嫉遂用告官竟不免禍唐杜楚客兄

爲叔父淹譖害於王世充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於如晦而免之葉祈之隙不大於沈杜賢則爲楚客不賢則爲預松亭敦忠孝以崇先德合疏屬以泯宿嫌偃王仁義之風歷百世而未艾吾願葉祈之宗化其風而不徧於所習水源木本勿至有塞拔之懼斯非徐氏之厚幸耶

蕭山王氏族譜序

自來衣冠閥閱之盛莫盛於王氏譜牒之學之詳亦莫詳於王氏齊僕射儉爲百家譜光祿大夫逵之續之梁諮議僧孺旣集十八州譜又鈔集東南之譜以益之唐

宰相方慶既爲家牒。又爲家譜。又爲王氏集錄。故自唐以前。江左之文獻。惟瑯琊最盛。五代喪亂。譜牒亡失。宋晉國公祐四世。有大名於時。勳名爛如上。掩前烈。迄今蕭山之王。以晉國爲始祖。遠有端緒。分而爲四支。衍而爲七派。散處越中。歷四百五十年。譜闕有間。文學公槐。連松道平等。慄然懼其久而墜軼也。搜輯遺事。詳考世系。粲然大備。越江具幣。謁余而請曰。祠所以敬宗。譜所以收族。吾宗祠之建於苧蘿村者。吾宗兆熊實主之。昭穆不可不序也。匪譜無以爲也。晉國公手植三槐於庭。藝林傳爲盛事。吾家有名淹者。嘗爲槐庭濟美錄十卷。

見於宋史藝文之志。宗衮具在。惜乎其逸而弗傳也。槐等不揣樛昧。踵脩其業。幸以有成。不他人請而獨請。夫子一言弁其首。以今之通知史學者。莫如子覃。精譜學者。亦莫如子也。余閱其書。言不崇華事。必據實。昔歐陽公撰譜。亡其名者存。其世茲則完備。而無闕畧之憾也。老泉記族譜。亭不肖者面熱而內慚。茲則嘉善而無非種之鋤也。信矣乎家之善志也。余嘗縱覽天下之籍。每歎夸誕而不足徵者。莫如家譜。或虛張勳伐。而考諸信史。竟無其名。或杜撰頭銜。而稽諸職志。竟無其官。或攀附文人。而質諸大集。竟無其序。踵訛襲繆。恬不知怪。其

故何也。古來私家之牒，皆上之官。齊梁之間，不過百家。唐高宗命高儉岑文本等撰氏族志。至元和時，林寶因之以爲姓纂。韋述、蕭穎士等撰宰相甲族。歐宋卽用之以脩唐書。其系真，其事覈，孰敢夸誕以干大戾。王氏高釵鏤之門風，承青箱之素業，超出尋常，百姓萬萬，自唐以前，在史者若指上螺紋斑斑可考。宋以後稍淆矣。公槐等法良史之裁，斜行旁上有表，有傳，八百年之文獻，悉包舉而無遺，可不謂賢子孫乎。吾願自苧蘿出徙者，以此爲大宗之譜，各履水源木本之思，振振繩繩，自成小宗。一譜有公槐等之譜例，在仿而行之。他日上之館。

閣其於

國史不無小補也夫

余氏新脩族譜序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司農謂繫世，帝繫姓世本之屬。帝繫姓詳大戴禮記世本十五卷。史遷據之以作史者也。由余相秦而穆公以霸，穆公以前策書赴告不列於盟會，由余產自西戎，其繫世不得達於小史族氏無所稽審矣。應劭撰風俗通義，由余之後得姓受氏者有三曰由氏曰余氏曰由吾氏，皆以王父名爲氏。然則由余二字皆其名，而其姓無由知也。洛水



家漢世為大司馬者寧可數家得  
有金姓其人司徒亦無姓余若此皆其  
籍姓之說也

程氏以為王父字為氏猶仍春秋之例尚未切究也由  
氏由吾氏代無傳人余氏至漢世大顯有為大司馬者  
有為魏郡太守者有為司徒者鄭樵以為世居歙州為  
新安大族望出下邳下邳之余自吳迄於晉宋遠有端  
緒綿延及唐族分為七其枝裔益分散處大江南北歙  
之乳源實祖下邳為大宗一遷余岸再徙黃墩再徙朱  
呈再徙大富山而子姓益蕃同郡休寧之汭川萬川巖  
鎮大止潛川甲源楊梅塘鑑潭與夫祁門黟縣所在皆  
有播於浙東者淳安之臨右遂安之九頓開化之當坑  
衢之常山江山處之遂昌播於江北者池陽建德星源

播於江西者鄱陽餘干樂平德化綿亘數千里莫不有  
余氏之族屬子姓焉姻親枝葉焉祠宇邱墓焉忠襄公  
靖次子復徙常州其弟竦之孫遷信州弋陽合一族而  
修譜牒莫繁於余氏亦莫難於余氏也崑山之宗老某  
旁搜遠紹以譜收族而請序於予予嘗備員小史有志  
於王僧孺賈耽之學出管見以備芻蕘之採余之宗人  
或不以為非也姓所以別婚姻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  
通瑯琊之王與太原之王是也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  
可通申甫呂許同出太公凡蔣邢茅同出周公婚姻不  
可通也余上世先訓云余余不為婚而引余將軍事以

案古無余字余即余之譌變後人  
妄分別之猶唐之別為唐氏晉唐氏  
之別為曰氏等類皆皆皆之流為曰香  
若余氏先訓謂余余不為婚世為有  
識而董浦反誤之誤矣

實之此何據也余自唐開元時始有著姓而其地望或  
在南昌或在洛陽與下邳之余遠不相涉也又曰余與  
顧不為婚顧已姓子孫以國為氏劉孝標注世說鄭夾  
深撰氏族畧皆引顧氏譜則其譜在齊梁以前明矣顧  
氏譜云越王勾踐七代孫閩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  
子為顧余侯顧余不見漢地理志意必東甌之地不置  
縣故漢志不載也然則余之不當通婚姻者宜於由氏  
由吾氏辨之余余字畫相近顧余稱謂偶同不當不為  
婚也予老嬾多遺忘所據以匡斯譜之不逮者皆出載  
籍之陳言余宗大矣其有閱覽博物撫拾前聞以救余

之失予日望之矣

### 昌安童氏續脩家譜序

譜牒之學源於世本衍於魏晉盛於齊梁唐初勅脩氏  
族志歐公本之以表宰相世系海內門閥無復遺漏矣  
童氏出自顓頊老童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子孫散處鴈  
門及蜀與閩或徙河南光州五季以前無從溯也其可  
考者宋末迄元大德譜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歐蘇  
譜例也光州之後扈蹕南渡始家慈谿至元泰定榮一  
公為會稽教諭遂籍山陰童氏至今遂為山陰人以榮  
一公為始祖何也遷山陰者自公始也其稱昌安者何

也昌安坊名子孫聚族於斯志所居也榮一公以下八世無譜至儀橋公始葺成之又五世而廷臣公續脩之迄今不脩者又數十年矣吾友北硯爲實先公遺腹子母屠孺人教之成立倜儻好施予捐菴田之半爲榮一公以下祭產又捐贖祭田以祀雲橋公以下歷世脩宗祀葬浮厝盡心於一本者無遺憾矣感然於族之散而無統也思脩譜以收之不匄資於宗老不假力於族人提鉛握槩家到戶說志其生卒婚葬閱數載而後歲事造吾廬而請曰先生明於史例世所共知也熟於譜學又非一人阿私好也曩者儀橋公之譜得祁爾光左轄

之敘而彌光今者國祚脩明先世之緒得先生之序益增重先生之大有造於吾童也豈徒言語文字哉余閱其譜明祭法謹歲時也凜祖訓遵先德也有功於族有聞於時者始列傳否則列其行次而已重才猷也婦而柏舟自矢與女而夫亡守志者亦爲傳否則書其母家與出適之氏里而已崇貞節也其體嚴其例覈得良史之法而立近世譜牒家之鵠洵乎其有功於宗祊也美矣備矣吾無以參一議矣余家世上虞與北硯百里而近吾宗之譜詮擇無次甚至攀援附會以足成其書余亟欲修明之卒卒未有暇而耄及之無能爲役矣元和

時林寶作姓纂序天下之氏族而不知已姓之所出余猶斯病也應北硯之請覲顏執筆有餘愧焉

### 亢宗錄序

譜稱伯禹少子封於餘杭爲吾杭得姓受氏之始然則杭固以地爲氏鄭樵撰通志畧練於氏族此獨闕而弗書疎矣他書多引後漢長沙太守抗徐以當杭氏之望夫徐在度尚傳史策昭著抗之非杭明矣徒以音近字譌遂使其宗莫辨乎明嘉靖時吳興凌膳部廸知著萬姓譜迺更兩收之重見疊出尤爲荒謬不足與辨自漢以後統觀全史唯陳一人始見宋藝文志其書名雖僅

存又無爵字里居可考蓋門材之衰謝零落未有甚於吾宗者也駿於脞言小志目所不遺凡有涉於宗賢莫不勤爲採綴凡人若干題曰亢宗錄泰倉之武功荆溪之風雅戚里之懿珪璋特達之秀鄭重而特書之俾增家牒之重瓜綿椒衍其亦可以興起矣乎

道古堂文集卷之六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三

西寧府志序

西寧爲漢湟中地武帝築令居之塞以隔絕羗人歷代  
以來屢收屢棄唐陷吐蕃宋沒西夏其隸中國之版宇  
者十曾不得二三焉

皇朝混一函夏薄海內外罔不率俾

世宗憲皇帝策勳青海臥鼓銷烽古所稱不臣不貢之  
區悉示包荒之度收而登之衽席割大通以實其後設

歸德以屹於前金城千里所以壯西服而柔遠夷者至矣盡矣黠羗革旅距之心蠕蠕蟬蟬稽首蛾伏遁跡荒遠之外

聖天子憫然念反側之不易安新邑之不易治寤寐謀畧不世出之臣策之以長駕遠馭之術久任而不遷以裕其施設則遼海某公實膺斯寄焉公兼資文武世襲忠孝有古尹吉甫樊仲山之才其於沿邊之要害戰爭之陳迹蕃帳之強弱若聚米於山而算沙於海短長攻守指掌可示經營此土歲踰一紀舉平昔所蘊負者從容而措之增營塢列兵戍折羗氏之逆萌廣

主上之德意兵食優裕民物浩穰隱然張極西之一臂而忘其孤懸萬里之外也西寧文獻寥寥畧志故不足徵公以籌邊之暇提鉛握槩諏土宜問風俗因以周知塞下之險要發凡起例勒有成書遠道郵書屬予序其首簡夫公之懋績在邊境綿之尸祝著之旂常業可恢廓自信矣一編削之任閭巷之儒所斷斷以爲不朽之業者公猶且專之而不肯多讓何也余觀涼州三明前後皆著平羗之績跡其見譽於前史者討伐之力爲多所爲善後之策長治之道猶未暇以及焉公遭際聖明涵濡庭訓深謀碩畫措四境於盤石之安優游命

筆洞夷情而固民氣雖老於邊事者猶噤不敢出一語以相難況沾沾持自矜之論者乎故以文字之役窺公精筆削密鑿裁所以論公似矣其所以知公也淺若夫紆廟堂之憂籌定遠之策斯一編也則公精神之所存而經世之大業出其中固非尠見逃聞之士所能參其末議也已

烏程縣志序

吳興屬邑凡七烏程最爲古縣蠶桑菱蜆之利甲於水鄉秀民畸士項背相望遺文軼事兼兩難盡江都羅公

來令此邑凡十五年歲矣公淳深篤懋不恃几案之才而以儒術爲化故其仕爲最久而其治爲最純興廢舉墜漸次就理慨然念前志之荒畧又廢而不續者踰六十載余適里居請事編削石友張君南漪穿穴全史負一代著作之才商榷體例罔羅放失閱歲始克卒業嗚呼採之太史藏之柱下傳世久遠則藉公之實心實政以持之至於文字之役則宋景文所謂事增於前而文減於昔者吾兩人可無媿色矣緝綴旣訖例有弁首遂誌顛末以紀歲月

昌化縣志序

唐昌爲杭郡屬邑地雖僻左而襟谿帶嶺實爲江浙之門戶其山水之靈奧載於圖牒者遽數而不能終也前聞往見事如積薪昔賢之蒞官斯土者屢緝志乘

國朝自康熙癸丑迄今又七十餘載書闕有間矣貴縣甘侯慨然引爲己任詢諸耆彥起而更新之屬藁粗訖適甘侯以病告歸南城王侯近三來攝邑篆與余有通家之舊踵前事之美狗父老之請謂余精於史例而以筆削之責寄焉周官小史掌天下之地圖達諸王國所以周知其險阨閭胥掌賢能之書而獻之於王昌邑之險阨與其賢能則因爲民上者之所欲聞者也諸耆彥

之爲斯志也質而不愚侈而有驗發凡起例余或少有短長之獻而搜採之勤述作之備其可專美哉會王侯調繁會稽臨邑宋侯奉命來宰唐昌虛懷集益不事更張亟命開雕將以傳諸永久爲一邑之徵信其用意厚矣夫一書之成經三賢侯而始克定雖歲月匪遙而措施之難與其謀畫之委曲周悉非履其事者不能深悉也若夫增益其所未備修而明之是則後賢之責亦余與耆彥之所厚望也夫

平陽縣志序

青浦徐侯以終賈之年連掇科第橫翔捷出冠壓儕偶



聖天子欲其及鋒而試俾以親民之任以老其才捧檄  
來浙屢宰劇邑平陽爲海疆重地非侯莫克勝任甫半  
載而政通人和縉紳耆艾儼然造侯而請曰觀風問俗  
經不朽之盛業者非志無徵吾平志之不修者六十有  
三年矣官或牽於事民或屈於力因循有待而侯適至  
以侯之清嚴則干請不得行而筆削不患其不公以侯  
之慈惠則子來惟恐後而費用不憂其無所出侯慨然  
從其請禮延名士諉以編香而侯親總其成不一歲而  
書成事增文減體裁整密可謂信史矣而侯謙不敢自  
是也以余爲更事之智胥識塗之老馬求益其所未備

余何以益侯哉乃綜其始末而序之曰平陽襟江帶海  
接壤閩栝東南一大都會也沿元迄明姦宄不靜兵燹  
蹂躪幾無寧歲

聖王御宇措之於衽席之安休養生息以蕃以育百十  
有六載於茲小民蚩蚩咸安於畊鑿而忘

帝力之何有士君子享豐亨豫大之福而無一言以垂  
之永久是不知怙冒之深仁而溺於玩愒也侯之宰是  
邑也爲保障不爲繭絲興水田築陂堰建學校崇禋祀  
弭萑苻明斥埃廢者以修墜者以舉寤寐飲食無一日  
不取閭閻之疾苦而熟籌之則是志也雖邑之地乘實

侯之治譜也今且三年報最將爲  
國家霖雨以慰蒼黎之望平邑特其小試而不足以竟  
侯之功業以余之棲遲衰老無所用於世乞侯之餘光  
亦得挂名簡末有厚幸矣

華岳志序

天下名山有八三落荒徼五在中國華其一也南瀛北  
恒皆不得與中國名嶽有五華崛起於西陲絕所附麗  
而名號特尊自秦連言之則曰秦華自嵩連言之則曰  
嵩華其地環帶黃河其神配極少昊實秦隴之襟喉而  
崑函之門戶也吾友姚君素山有振古之才一行作吏

蜚績米脂量移華陰實華山社稷尸祝之吏齋祓神明  
肅將祀事然未敢以遊歷肆其輕心也五年之中兩主  
雩禱三陪使節巨靈之蹠仙人之掌上上下循覽洞在心  
目慨念記載闕如無以流示千載暇集賓僚纂爲山志  
升中之柴燎有徵祭告之洪勳應著纂言紀事以備  
聖天子西封之掌故夾王車而待

顧問亦守土之臣之責也夫山海經志於伯益四荒之  
外靈奇恍惚之神幽怪神姦之物皆禹迹所到耳目所  
親接故焚山烈澤功配決排水經注於酈元議者謂其  
詳北而畧於南漸江葉榆諸水皆托跋之地形所不隸

僅藉傳聞難免疎漏素山有伯益之勤而鑑酈元之簡  
奮筆於漢唐封山刊石之餘燁燁煌煌宏我西服功不  
細矣忝來徵序余寤寐三峰苦無九節之杖敢侈然應  
命寫金天之靈爽乎昔王元美未嘗遊華李于鱗於青  
柯坪爲之牽連題名蓋靈嶽名區得厠足其中者爲榮  
遇素山不肯自私翼余之尻輪神馬於數千里而爲之  
駕此物此志也

東城雜記序

吾杭會城之東遮列雉而裁宇者幽棲地僻學圃以悅  
生紫茄白苧青菘赤甲之屬綠畦被架貫四時而恒春

魚陂千石依梅水爲盈縮不種自饒居民勤織作繰車  
緯簾接響連簷與耳謀者若水激之淞漉鼎沸矣賈區  
所聚亦有牛醫馬磨販脂賣履吹葦簫織藜苳之輩插  
置其間俗儉而風茂美以故蟬蛻泥滓者擇地高蹈恒  
窟棲焉鑿坏爲門把茅蓋屋攬水竹以清心魂謝影纓  
而迴俗駕蒿牀熅火諷詠內書輒障施廚咀嚼道味同  
塵采真此其選也亦有國老引年依風繩谷洛社高耆  
英之名梁書創止足之傳折齒效其步趨小冠別爲風  
尚後賢尋白雲之堂歸路是樵風之徑流風未沫陳迹  
履綦更有名詮鉤黨人目清流汝穎仰月旦之品題黠

歛結桃源之會。課墨兵乍灑。筆陣橫飛。詩則臞軒著評。書則懷瓘估直。文則彥和程材。畫則谷洪傳法。醉鄉遵皇甫之科條。茗酪藉伯審所辨。記斯誠離騷之博徒。藝苑之別子矣。抑匪特興寄遠也。蓋亦有禪悅焉。赤華雞棲。青豆蜂宿。眴衣交臂。齋板倦聽。借禪榻以驗鬢絲。拈瓶花而參密旨。千函榆檣。信地繙經。一握松枝。彌天選佛。真可以破除結習。淬練智光。號此樂邦。洵非妄爾。吾友樊榭山人。業茲者蓋二世矣。延年鄰芳菊之谿。名士住青楊之巷。溯沿往事。特創一編。指形勝於灤東。瀼西敘土物於舍南。舍北搜遺采隱。抑揚寸心。比城南之紀。

遊揭東園之友說。蓋今世之耐得翁癸辛老人也。昔圈稱紀載陳畱周處掌錄陽羨。遠則根括四境。近猶敘說一州。若其撮舉方隅。瑣陳街陌。言不滿萬。體兼數家。譬之秦中歲時。嶺南異物。襄陽耆舊。益州名畫。洛陽伽藍。吳興園圃。合爲一書。各臻厥美。求之簿錄。古無其倫。不佞屢偕客座。提耳舊聞。研京鍊都。殆將一紀。而是書乃克寓目。信乎艱矣。因條其大概。而序述之如此。

塘棲志畧序

棲水去北關五十里。以一橋爲之鎖鑰。夾岸築塘。市廛隱賑。澀喜舉。驟聲沸水面。百貨充牣。工匠斤削之具。靡

不具水僅三里亦一小聚落也俗稱塘棲以有石塘南岸兼有廊也夫百步之內有芳草十室之邑有忠信棲雖壤地褊小高賢棲託風雅聿興卓呂丁吳諸大姓矯尾厲角崢嶸於勝國之季聲妓園林號稱極盛數傳而後樾館之書竹里之著述皆已蕩爲烟雲水山之墅景薇之堂析而爲薪夷而爲菜圃寒蛩怪鳥叫嘯於荒烟喬木之上下扁舟來往憑弔無由緬遺事而悲涼續琴尊而聞寂感慨繫之矣然而人往迹留燕語叢談一二載筆之流猶能欷歔道往也北郭何東甫氏因前志少加翦薙不以爲備邑乘者之助徵文考獻過客以之津

逮騷人於焉取材庶乎其可也

### 理安寺志序

理安寺緣始有唐絕續之關綿延迄今約有三變吳越開基一也法雨鼎建二也磬宗荷

兩朝不世之遇法域宏開

恩膏疊沛三也龍象護持興替有運不有紀載後將何稽向有寺紀四卷法雨大師所手定也斯時規條初設詮次未周抱殘守闕留以有待智朗上人承諸尊宿之後節縮衣食誓發宏願欲以世出世間之文字成佛法之金湯禮幣及門請余秉筆小友周進士辰告湯孝廉

道古堂文集卷之六  
九  
韓齋爲余先撰長編芟蕪繁冗別爲八門釐然完備既  
輟簡或設主客之辭以相難曰阿難號多聞而文殊又  
欲離語言文字斯志之作其爲選事耶抑亦有大不得  
已於其中者耶余應之曰奚爲其選事也善則歸君臣  
子之義矧其君有善而可以愬置之茲寺之興出自  
天家締造內府之金錢尚方之巧匠錫賚便蕃古無倫  
比

天章下賁照耀山谷大衆安居飽食宜如何仰荅高厚  
而不努力以竟成前人之緒與夫蚩蚩貿貿而忘所自  
來卽違淨明忠孝之旨每一念及通身汗下此上人惟

日孜孜不遑暇逸葺完是書之本末也嗚呼創寺難也  
創志亦難也前人爲其難上人不肯獨居於易勞心焦  
思首尾十年而後乃潰於成其用力勤而志亦堅且確  
矣余生長是邦食毛踐土與上人同在併覆之內思報  
國恩惟有文章鬱忠孝之忱借寺志畧一見端後有覽  
者或亦鑒其志而深許之也夫

### 兩浙經籍志序

雍正辛亥春制府禮聘名碩修浙省全志予以譎劣謬  
從諸老先生後磨鉛濡卓得與於編削之役經籍一志  
所創藁也吾浙文獻甲天下漢晉以還經業彪炳雖以

聖高深之世傳學業難能  
稽實氏何獨不取之

家漢書藝文志儒者家天子  
名柯即人子思弟其下與云在儒五  
上三家八百三十一篇入陽雅二十八  
篇是班志儒者家天子也  
增入揚雅二家也所云五子十一篇者  
七篇家外書也篇也至其家信也  
五子一子則於神曠也亦之則則  
知何人蓋依託三代上一所為與封  
氣在力收思安此是謂見五子  
三字不詳詳說此書

齊梁雕刻藻繪之習吾錢唐東陽武康諸儒者猶能以  
疏注聖籍顯聞於時厥後派衍而支分南方綴學之徒  
郁郁乎文雲興霞蔚今欲網羅放墜成一家簿錄溯鄭  
荀之發凡變王阮之體例部分而件繫之商榷源流其  
難有二不詳練人代之郡望則甄綜必漏望岱宗而迷  
白馬遊赤水以喪元珠伐山未周網材匪易是謂疎畧  
其弊一不統觀全史之鴻裁則詮貫無次劉歆列孟子  
於兵家陽尼表佛道在史錄天吳紫鳳顛倒其機杼鹿  
馬元黃迷離於形似是謂馳繆其弊又一惟予核丹篆  
之詡揚逮虞初之諷誦縉紳脞說崔張小文審隅曲其

可觀雖詒癡而必錄閱月凡九廼克成編為卷五為目  
五十有九為書一萬五千有奇方之前志訂訛補闕其  
亦畧備也已無何制府朝京局事大變狐憑虎以作威  
蜮含沙而射影檄取成書妄生彈射謂時令地理非史  
天文律歷非子食貨不宜別標寶貨器用醫家不宜更  
分經方針灸樹頤胫而插齒牙沸吼吹脣牢不可破予  
援四代史志及崇文昭德莆田鄱陽之書以證之益復  
中其所畏倡為鴟張狼顧之談以濟其鳶鷂腐鼠之嚇  
謂

聖天子稽古嚮學將按籍而開獻書之路封疆大吏慮

不能盡應以裨

乙夜之覽至或郢書燕說記醜而博貽曲學之譏來求全之責解之不能爲累滋大又或草莽之私史孤憤之離騷將吹毛以索疵必傷桃而戒李凡茲數說轉丸飛鉗恫疑虛喝當局秉筆者舌撝頸縮大有戒心肆意塗道無復詮整艾儒魁士之述作以疑似而見刪家猷國獻之章程因運移而并廢續鳧斷鶴取笑通人今世所行本是也予復移書中用事者責其匡正大指言經籍之設所以補列傳闕漏班固不爲馮商立傳而續史記則志於藝文劉昫不爲劉蛻立傳而文泉子則志於經

籍諸餘史體倭指不勝反復申明蓋將以救也之人亦復牽於時勢依回遷就二三其德是書遂不可復矣嗚呼余生孱蹶闕堂鬪穴本所不關因次舊藁別本單行聊述其顛末若此若夫挾鼯鼠之能擢象犀之策俗監稱奇求名不得至有閭巷窮餓之儒蠹簡沉淪銘於心抱發潛采隱畧有微長然此皆取信於闔棺不爲達士貢諛亦不爲窮交標譽德我者曰春秋罪我者曰春秋悠悠同異吾何營焉

黃氏書錄序

江寧黃俞邵氏蒐輯有明一代作者詳述其爵里門分



類聚比於唐宋藝文志之例子披覽粗竟竊歎俞邵用力之勤而悲其志之不得試也往者傳尚書維鱗編纂明書標王守仁以勳武列沈周唐寅於方技至鈔文淵總目以志藝文三長之士恒相顧而齒冷旣而橫雲山人奉勅重編始依俞邵本爲準的特去其幽僻不傳與無卷帙氏里可考者稍詮整有史法今之爲此志者旣不屑蹈襲其舊又不克詳考四代史志之源流又不能悉知篇目存佚之數更思恢張以所未備并取前世之書而附益之是何異秦延君注堯典劉孔昭賦六合也今夫蘭臺志漢何嘗不因向歆然秦火之後非此不彰

于志寧等編隋書合五代以成志匪特補宋齊兩書之闕且以訂范奘以下不著經籍之非史家自宋志藝文以後遼金元以來公私著撰皆渙散而無統不佞補輯金史嘗次藝文爲一卷遼元二代見於王圻續通考焦竑經籍志者又雜亂少體例觀俞邵所排比自南宋以迄元末皆以燦然大備蓋其志直以中經新簿之責爲已任爲有明二百七十載王阮惜乎其不得與於館閣之職也辛酉春不佞修浙志經籍需此書甚亟當湖陸陸堂檢討嘗攜二冊來有經史而無子集暨居京師句甬全孝廉復攜五冊見示皆從史館錄出祇有明人而

缺南宋以後諸公蓋爲明史起見固未知俞邵網羅四代之苦心矣第神宗時張瑄吳大山等重編內閣之目他書多訛闕不可信獨地理一類詳核不支俞邵親見此書乃獨不之採用所挂漏者夥頤爲不可解因取所聞見者稍足成之一則以備史職之考信一則以完此書之缺遺且慰俞邵於九原也

律呂管見序

自昔儒者曷嘗不通鍾律哉梁則沈重隋則盧賁何妥唐則祖孝孫宋則胡瑗沈括范鎮皆夙有神解言立而法垂迨元以後李察兄弟朱載堉邢雲路諸人轉相祖

襲得失參焉橫覽一世大抵雕文飾藻之士半天下求其遊神淡漠冥心於天人之原窮要眇於七始五聲之際者蓋千萬而不得一矣婺源江先生永自其少時恥爲俗學默思而深湛著律呂管見二卷匪獨啓陳蔡兩家之橐籥并前後漢志二千年所未定之理冰解的破灑然無滯余讀之卒業而竊歎絕學之難也李淳風與修五代史志號爲通儒及觀所撰晉志因循司馬彪何承天之舊未敢出一議以相折難則雖謂淳風不知律呂可也淳風且然後代史官焉能度越卽以諸史言之修志體例律與厯并厯詳一朝所行用者唐以大衍宋

以十六家金以天會元以授時大餘小餘半少半太望  
差朔差會限會日諸法猶能與天官推較取備史書至  
若聲音之道通于神明太常樂工縱有杜夔和峴萬寶  
常其人萬不能執樂按器前席而與之攷業且由俗樂  
以證雅樂其流可合其源益疎而欲深探其終始推尋  
於空積忽微之數則非心知其意者不能矣故曰律難  
於厯先生荒邨寂寞投老著一家之言儀甫寅旭太冲  
定九諸老人相繼殂謝不能起而與之上下其議論獨  
非莫知獨是莫曉豈非當世之所謂孤學哉史館編摩  
豈竟無須乎此特以力微而莫能一爲援手序是書竟

不禁其歔歔絜息也

道古堂文集卷之七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四

呂語集粹序代

古今言治者多術矣何所原乎原於心術而已矣散之  
在張弛顯設之間斂之在夙夜宥密之地有本焉有末  
焉刑名法律所以齊之之器而非所以感之之方也條  
教號令所以曉之之具而非所以化之之本也一室之  
闡天人理欲交戰於方寸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畢  
一生之精力而猶有竭蹶而不克勝者而欲使蚩蚩之

民舉革心而向化焉是恕以律已而備以責人也以此  
思治所謂却行而求其前必不可得矣傳曰誠能動物  
夫號物之數有萬控而御之將焚然殺亂而不可致詰  
而獨蔽之以一言曰誠此則言治者約而易操之一術  
也嘗靜而驗之行一政焉而猶不免有已之私者存焉  
隱微心術之間或恐有以窺吾之短則事起於二三而  
扞格而不能持久者有矣行一政焉而因乎天理人情  
之至百姓亦復相習於吾之性情而推而放之釋然不  
復有迎距之迹此以知化民成俗匪難而省身克已爲  
難也余少習於儒先之言以爲內不忘訟已之過而後

外可以禁民之非憬然恒以毋自欺爲主長而遭際  
聖明歷言職執邦憲尹陪京撫東粵任寄重矣蒞政多  
矣蚤負之懼時惕於懷報稱之責難副其實期與二三  
悃悃無華之吏漸民於仁義感民以誠信寬假歲月油  
然與之偕進於

聖化或者過求赫赫之名目笑余爲迂濶夫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與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其爲害政則一也余  
第率吾心之所安者而行之而不敢稍叅以欺妄之見  
數年來未敢謂政通人和然千里之外應之今此下民  
其有挾疑詐以誣我者亦庶幾乎寡矣寧鄉呂新吾先

生生明中葉發明程朱之學以躬行心得爲本居一鄉而一鄉化宰一邑而一邑理位躋九列未竟其用所著呻吟語一書爲行已之準繩當官之鹽石睢州湯尚書備兵潼虔奉以爲師博陵尹侍郎填撫河南本以爲治余得其書伏而卒業歎其言之犁然有當於余心而媿向所行者之不足仰窺其萬一而後知先生推已及物之功宏明體達用之道大也先生往矣誦先生之言景先生之行行先生之政從湯尹二公之後輒自附於私淑諸人之例重付梓以廣其傳致區區嚮往之私亦以厲夫有化民成俗之責者毋徒從事於其末動物之原

有立誠之學焉相與共勉之而已矣語曰集粹尹侍郎所節本也仍其舊云

文選課虛序

文章之用虛實二者而已餽飭典故襲積舊聞猶襲公家之言虛則一心所獨運也屈宋暴興馬揚代嬗相如作凡將篇子雲撰蒼頡訓纂諧聲會意細入毫髮故能巧構形似之言深探窈冥之域沉博絕麗橫絕百代六朝而後惟杜子美能抉其精逮至場屋以律賦程材頽波莫挽而斯道亡矣宋人精選理者向推蘇太簡劉貢父二書采摭過多少所持擇似童蒙之告非賦家之心

也天台王若以五聲編類選字而其書久不傳余慚起家辭賦學術單疎獺祭徒勤疥駝終誚夫一字艱脆則當句見疵一言鉏鋸則全篇不振斯編之作意主於疏澹性源擺脫凡想諗夫操奇觚者有因物造端之妙用而或以雙字類林之例相擬則慎矣

張芑堂金石契序

三代題識金多而石少三代以還金少石多金之大者鐘鼎小者槃盃敦鬲齊子尾嫁女之犧尊甄邯殉葬之威斗皆是也湯之盤銘三言凡九字見大學正考父鼎銘八言凡三十一字季武子因齊人之力以銘魯功鑄

林鍾之鐘不知其言幾何又不知其字幾何禮至掖國子而投之城外作鼎以自誇二言凡九字叔向引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不知鼎銘祇此八字抑不知前後尚有辭而叔向不之引耶鄭子產刑書鑄鼎而火作刑書一字不傳於世後世法家者言亦無有稱引之者多寡繁簡莫得而考也此皆班班見於春秋傳者禮祭統言衛莊公賜孔悝烝彝鼎其銘凡百十有五字考工記桌氏爲量嘉量之銘凡六言廿有四字攻金之工有六而桌氏居一則量亦煎金錫以爲之矣海鹽張子芑堂得乾壽昌區拓本於吳門吳岑渚家其文曰乾

壽昌作區凡五字晏子數齊舊有四量豆區釜鍾區卽  
嘉量之一也夫物壽莫如金石經歷兵燹埋沒糞壤其  
精氣光怪雖歷千百年後必有淹雅好奇之士泅淵破  
冢出之於荒厓斷谷之中摩挲傳玩登載於歐趙呂薛  
之書迄今在人耳目金石雖壽仍壽之於其人芑堂卽  
今之歐趙呂薛也經歷齊魯燕趙之區搜遐剔隱得古  
甄異瓦奇器錢範凡三十四件手自摹搨題曰金石契  
誠張氏一家之金璫琳琅也求余一言以徵信於天下  
芑堂有至性思親詩九章歸愚沈宗伯歎以爲蓼莪詩  
人後一人欲爲序以贈而不果師龍泓丁敬旣歿而猶

守其說不敢倍遠之山左弔其師門之喪敦崇古處希  
風千載以上客歲得乾壽昌區適逢

今上皇帝甲子甫周今年

聖母八旬萬壽又得萬歲甄於吳興莘芹圃家神物應  
運昭示天貺獻之

闕下宜蒙

褒異芑堂恐蹈新垣平之欺妄甘守衡茅默伸芹曝制  
行高而宅心粹爲何如也余重其人獲申末契語不云  
乎執此之信堅如金石永以爲好書此以弁其端并以  
爲贈以竟歸愚未竟之緒以志龍泓取友之端行一物



而三善皆得者此之謂也

### 孫月峯書畫跋跋序

予友孫編修守愚過予問曰志刻石者自何始也曰自遷史遷史則約而勿該也楊佺期之記洛陽也酈道元之注水經也熹平樹六經於石東西之列存毀之數歷歷可數焉類名翰者奚昉曰自王方慶王氏能書人由義獻以迄僧虔代不乏也方慶集而編之上於朝志唐經籍者有目焉記名畫者權輿何人曰自張彥遠六經爾雅之圖都城宮闕之度渾儀鹵簿之制以暨古賢列女遺聞軼事之可傳可法者有唐秘府靡不充實彥遠

博聞而廣見更僕而悉數之蘄美備焉曰之三者爲以富藏弄乎供流覽乎娛燕閒乎予曰不然讀書貴證據尚古者必得其性情許君謹撰說文博采通人而知六藝之有異文羅長源紀國名觀袁良碑知說漢王者卽其先世朱新仲解甲觀畫堂不曉魯有九子之母翻疑應仲遠注班史之非然則之三者豈徒爲口耳近玩哉前代賢人達者一點一拂之微至或愛之逾金石護之若頭目詳而爲記萃而爲錄垂之爲鑑編之爲史褒之爲評列之爲品或會計之爲估或疏注之爲釋乃至與經儒之剖析微文考證墜簡相等非其癖嗜也迹傳而

性情傳性情傳而古人若可且莫遇焉有明中葉吳中士夫爭以清賞相貴都穆元敬朱存理性甫王世貞元美號爲巨魁元敬性甫輯有成書元美書畫跋尾附四部稿而傳流俗不能登其堂尚望躋其哉乎編修先大司馬月峯先生於書無所不窺遺著滿家讀之者窮年累月而不能究題書畫跋一書蓋承元美之闕失而補之者也如郭象注莊如裴松之注三志合之則兼綜條貫孤行則各自名家世未能盡知也予於馬班陳范之書句櫛字比庶以匡其譌繆正其漏遺讀秦始紀怪其獨闕繹山之碑觀先生書而乃知其文不泯於世也讀

匈奴傳惜王嬙之遠嫁讀先生書乃知呼韓保障邊塞和親非失計也其他性闇識劣不能盡窺見其根歷而研辨及於經史者已益予若是所謂讀書貴證據者此非其職志乎編修弟上舍力臣嗜學能文章與予交深緘書請予序先生之述作因編修之問遂書以貽之

韻典析疑序

因題析義因義謀篇此承學之權輿詩塗之梯級也賦彙一書爲相國陳文簡公所經進試帖命題半由此出題不易解非宏覽博物不能盡得其出處吾鄉篤志之士競爲題解以疏其僻事用意亦良厚矣然題有兩解

事有兩出或沿訛而襲繆或挂一而漏萬不能無遺議  
焉京口高明經雲堦氣專而志猛汎濫百家出入二氏  
考證既確辨析復精而意未已也夫排體有三難用意  
晦則義不明運事拙則調不協押字生則韻不響雲堦  
日課數篇率皆八韻金碧其光華琳瑯其聲韻興高采  
烈颯颯乎屢誦而忘疲焉唐白居易有金鍼詩格後唐李  
瀚有事類彙求是書可謂兼之矣余爲之序曰漢魏以降  
淳古淡泊之風微而富麗繁密之製漸興自高齋十學  
士所選以迄周隋名曰古詩中間不離儷句有唐大家  
首推少陵次及昌黎少陵詩千四百六篇排律多至百

三十五首集中五古屬對者十之八九平則爲律仄則  
爲古順則爲律拗則爲古理本一貫也昌黎詩三百七  
十一首後人益以集外之詩二十六首不滿四百篇其  
中排律凡十五首聯句十四首用平韻者凡四篇除遣  
興一篇不用對句餘皆古詩也鮮有不對者其守少陵  
之法跬步不移如此他如元白尤以長排見奇故鄙人  
持論自來大家未有不工排律而可冒托者也近代鉅  
公務以輕便宛轉之調蠱惑後進敢於議少陵非昌黎  
薄排律而不屑爲勉強爲之不及十韻而已胸喘膚汗  
氣竭不能再鼓矣我

皇上稟聰明睿智之姿深緝熙宥密之學欲以言志永  
言之教舉一世而甄陶之改科場表判爲排律用意至  
深且遠操觚之士學詩不由排律始是躍冶之金樗散  
之木也其何以應

明詔而登著作之庭哉余少嘗從事於斯耄而善忘終  
席不能成一字得雲墀而昭若發矇數學相長益我孔  
多遂書平昔之所見以冠於篇并以規夫貌爲大家而  
不能爲排律者

一角編序

一角編者晚菘居士自標其藏書也居士以清味爲膏

梁帖評書估於焉永朝泉石高情花竹和氣性所結焉  
故玉叉檀几之間斥丹青而崇水墨雖其綜括無多而  
鑒裁蓋廣寶護法趙吳興裝潢法周江左研辦法野航  
南濠題署法張青父汪水玉刻畫神髓法苦瓜和尚較  
量尺寸法金風亭長幀幅之廣狹縑楮之遠近官章私  
印之鈐蓋纖悉備具一藝事耳前輩風流承平舊俗皆  
於是乎畢見吾浙元賞之家無慮什伯天籟化爲烟雲  
江村祗貽銷夏小物之去畱人代之愾息繫焉居士其  
以一角爲歉乎致其全者吾見亦罕矣

端溪硯志序

天地精英之氣磅礴鬱積融結而爲山川出雲降雨朝嵐夕靄變幻而不可方物莫山若也然觀其外或嶮刺而不可磨礱剖其肌或麤劣而不中攻錯一過再過棄擲而不復把玩者衆矣獨粵中之山與他省異靈山之石可鋸而爲屏東安之石可琢而爲几德慶之金星高要之錦石屏風巖之錦白其可以利器用者僂指而不可勝數也端州羚羊峽屹然矗立於大江之濱蒼秀綿麗俯壓羣岫呵護之以鬼神擁衛之以虎豹驟侵犯焉則毛髮噤豎喘汗反走而不敢再過其尊嚴清峙又非他山之所得而儕也山理縝栗而潤可中硯材唐宋以來

暴殄取之迄無寧歲而山靈未嘗告竭焉環溪而處者種子孫穀婦子仰食於山靈者凡數百家山靈亦若閔其飢劬予取予求卵而翼之以代造物者之施濟則山靈之爲功於端民者大矣吾友錢塘吳君淞巖守肇慶之二年因民利導百廢具備適當開採先期蠲吉躬親相視登高一呼子來響應不數月而歲事得石千枚上上者貢之

天府以光

聖天子卿雲麗日之治磨丹握管沛施雨露以潤澤下土之焦枯次者移贈賓僚得以展布其設施而不敢私

一石焉是一役也不妄役一民不虐使一夫踴躍奔走人忘其勞淞巖恐後人之不察斯意也暇繪爲圖著說以辨其始終成書三卷題曰端溪硯志督序於余昔宋包公拯知端州嘗與斯役不取一硯而歸史表其清介夫自宋迄今前後之守端州者不知更歷幾人守端州者之有事開採者又不知更歷幾輩而今之稱頌人口者獨一包公繼包公而後其可以信今而傳後者舍吾淞巖莫與也親民守土之吏寶是硯而用之舉筆而輒思山靈不敢愛寶以衣食斯民之意則硯雖小物豈無關於治道之大乎不揣樸昧輒陳其所見而以復於淞

巖遂卽以爲硯志序

蓮坡詩話序

詩話之作其肇於大小序乎作詩之旨非序不彰說詩之道廢序則鑿後世衍其流者有二清能靈解標舉雋異主客圖是也是謂傳其詩歡場醉地感均頑豔本事詩是也是謂傳其人吾友查君蓮坡少遭憂患壹意聲詩推衿送抱倡酬日衍目濡耳染聞見日拓出子墨之緒餘溢爲詩話是殆能兼張爲孟啓之長者余反覆觀之歎君之用意厚也昔巖有翼以雌黃著號葛立方以陽秋立名持律嚴矣然嫌其專以倚撫疵病爲能失溫

柔敦厚之旨君獨宏獎陳人激揚氣類如人天集會有  
讚歎而無撝訶不旣善乎嗟乎大江南北詩人如草蔡  
不擇地而生而名章秀句曾不挂於通貴者之口不謂  
匿跡菰蘆者甄綜遺事轉能囊括一代之騷雅試瞻海  
宇苟非橫目四足以靈性相煦喻者其孰不願暱就焉  
余才薄不足以開設壇坵而緇衣之好自謂不後於蓮  
坡讀是編已自憙乎抑自慚也

秋窗隨筆序

禮注云詩者承也承著昭哲之能詩緯云詩者持也持  
契無邪之義昔者穆叔拜鹿鳴之三楚莊陳大武之六

子夏監素絢以起子衛賜悟琢磨於告往呂覽肇其四  
音韓嬰厥有外傳孫毓著異同之評王基駁故訓之失  
茲皆比興之支流風人之別子激揚雅訓張設科條後  
有能言準斯爲例吾友石亭先生倦游京國戢影瓜廬  
蘊義懷文情靈感發遂爾扇辨囿之雕談騁詩衢之逸  
軌犁然有當於心崔乎其不得已秋窗隨筆所由作也  
夫秋凜淒清之氣窗表匡居之名筆者得意疾書隨則  
匠心獨運疏家例逐文以造義達者每披文而見時僕  
少溺篇章長能論議博觀約取厥指數千以高叟之固  
釋絲衣爲祭靈星以匡鼎之解頤指關雎爲刺康后楊

柳雨雪四句謝庭別有會心雞鳴風雨兩言褚公不無  
偏解請爲石亭增長波瀾發揮理道畧申隅反暢厥指  
歸所以班史爲紀事之書亦存樂志半卷雕龍乃論文  
之籍特著明詩一篇鍾磔持三品以程材皎然頌十訣  
而示式以古方今比物比志也斯論不磨請以僕言爲  
先馬乎

### 焯掌錄序

六藝之旨精微難窺選事者輒復離文析辭造端指事  
以疏導其所得而卮言出矣浮休乾牒吾議其淺齊諧  
諾臯吾病其誕提挈盛軌約有數家王楙叢書辨而肆

沈括筆談典而深程大昌演繁露博而覈外此皆其支  
流餘裔屢更僕而不能悉其失得錢塘汪君秀峯年少  
而氣銳發筴而探索之其高者遠者故嗛嗛以有待而  
特比切其事危疑其論以求前哲之間得毋傲與嘖與  
鬼且瓌與甚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與雖然  
爲之猶賢乎已秀峯毋亦以是爲始基鏗而不舍以馴  
致乎高且遠者則幾矣

### 汪氏瘡苑序

錢塘汪君西顥蒼古今病瘡之事爲一書其目有四曰  
原疾曰徵痊曰紀事曰藝文屬杭子序其端曰瘡之爲



疾疾之至奇者也若朧胸之有期若潮汐之不爽其信風暑寒熱以人身爲之囊橐而或者咸謂有鬼物以憑依之一以爲顛頊之不才子一以爲宋司馬桓魋之二鬼者生旣不得齒於正人乃其旣死之魂魄能爲虐於君子而狡焉以逞度亦理之所必無然其爲是說者蓋已歷之數千百年之久避之而得免嚇之而可愈斯說也吾疑信參焉旣思凡疾之起必中有不慎而後外物得而乘之瘡之疾不足以殺人而實爲諸疾之緣起間日曰痲三日曰疔日寒日溫日痺日牝傳則爲疫傷則爲勞錮則爲痞汪君徵前事以爲鑒懲羹吹壺不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乎間嘗靜觀身世之交何莫不由斯道也陰陽相薄寒暑代嬗剝復通變之幾寓其中矣一境而甘苦分一日而憂樂半一事而榮辱并間見層出天若物物儷而配之者焉砭之以箴銘監史藥之以仁義道德沃之以詩書禮樂是堯舜爲之量刀圭而周孔調湯齊也類如二鬼者且悚悚乎其辭避而何厥疾之勿瘳也歟汪子曰旨哉言乎遂書於首簡

名醫類案序

內經以五運六氣三部九候原生人之疾病診有一定之法刺有一定之鍼此所謂案也雷公年幼小別而不

能明明而不能彰陰陽二十五人先師之秘伯高不能盡知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鬼與區上候不能遍明通陰陽推四時握五紀藏其言於金匱書其對於玉版降以天師之號而無所讓岐伯一人而已岐伯千言萬語汗漫極於六合曰無盛盛無虛虛約以二言此靈素之總龜也經所謂實者寫之虛者補之此二語之注脚也是之謂其言也立言立而案存後雖有良醫不能易所謂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秦越人張仲景皇甫謐楊上善導其源而益顯張潔古劉河間王海藏李東垣暢其流而大明末流稍分人自爲師家自爲學能殺生人而

不能起死人黃帝告雷公以十全周禮醫師亦言十全爲上靈樞言上工十全其九中工十全其七下工十全其六岐伯言上工救病於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彼所謂中工皆今之上工也周禮十失四爲下在今猶爲中工中工之所不失者亦幸得之案不足錄上工之案則其可存者也明嘉靖時休寧江秀才瓘嘗取歷代名醫之已驗者輯爲類案子應斗應宿足成之吾觀太史公之傳淳于意則意之醫案也陳壽之傳華陀則陀之醫案也李延壽之傳徐文伯則文伯之醫案也後史以醫爲小道傳方術者畧而不書而案之存於史者

蓋寡諸醫之良者自傳其術倖而不終至於泯沒江氏  
賅而存之意良善也書久殘失而字句訛繆吾友魏玉  
橫氏精於醫術能窮其源附以己見而論議不至混淆  
鮑以文氏博於考索能知其故刊其訛字而湯齊不致  
貽誤過而請序余不知醫之術而能深見其理是書也  
出醫學入門之階梯也虛衷玩索由病以求其源而軒  
岐不難羹牆遇之吾所告於世醫者有三一曰審脉自  
僞王叔和之脉訣行左爲人迎右爲氣口庸醫奉爲科  
律二語不知其何本也六節藏象論云人迎陽脉氣口  
陰脉可言陰陽不可言左右也人迎在結喉之左右氣

口卽寸口亦曰脉口爲諸脉之總彙在手魚際之後一  
寸人迎有左右氣口亦有左右明乎人迎氣口則知四  
經十二從以通乎十二原以貫乎三百六十五氣穴三  
百六十五經絡所謂鉤毛弦石澗與夫春弦夏鉤秋浮  
冬營者洞若觀火矣而今之醫不知脉一曰辨藥神農  
以赭鞭鞭草木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身試而著本草經  
辨藥之性也必深明於溫涼平毒之性而後得君臣佐  
使之用固也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石藥發癩芳草發  
狂辨之不易明知之亦不易悉苟非陶宏景陳藏器其  
人未有不誤用者而今之醫不知藥知脉矣知藥矣吾

又益之以一言曰慎思語云醫者意也黃帝有問岐伯  
卽知其人之病之由雷公有問黃帝卽知其人之病之  
由以意決之也此卽黃帝岐伯之醫案也若其病不應  
脉當思其病脉不應病當思其脉藥不應病當思其藥  
三者相參思之思之其有不合者寡矣醫之有案蓋未  
有出此三者遵其道而用之人人皆可以爲良醫人人  
皆可以立案太和保合使斯人各得盡其天年而不夭  
折於庸妄人之手以文氏重刊之功豈不偉哉余固不  
憚嘵嘵以辨以文氏曰子之辨予知之而不能脫諸口  
也盍盡言之遂書之以爲序

### 續名醫類案序

黃帝言不能起死人而不殺生人扁鵲述其言是病已  
成雖黃扁不能使之生明矣其有本無病或小有病而  
誤鍼之誤藥之以至於不可救則粗工之罪也然而病  
者之妻子父母轉誘之命與數而粗工嘵嘵自解且以  
爲吾嘗盡心於是而不謂其人之不克承也天下如此  
其大歲月如此其悠且久粗工徧滿宇宙如此其衆計  
其一日之中方心毒手所斬刈戕賊者各列其姓氏各  
存其醫案蓋較之讞獄決囚之冊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而不可底止幸矣其各相抵諱閔默而不以告人故其

道古堂文集卷之七  
案如飄風陰火隨時滅沒而世莫知也一二上工診脉  
審運鍼當處方慎又遇其人之福厚而算長者會逢其  
適而痿者立起於是乎喜談而樂道之或以爲得効或  
以爲經驗筆之爲書而立之爲案自宋訖今凡幾百家  
傳其術者寶其方神其術鯁鯁焉轉相告語隨隨然帖  
耳而聽受杭子曰嘻甚矣其沾沾自喜也以陰陽而論  
人有二十五生是人卽有是病有是病卽有是醫醫者  
知其人知其時知其脉因勢而利導之黃帝扁鵲去人  
不遠也不讀黃帝扁鵲之書而欲試黃帝扁鵲之術死  
者不能使之生而生者卽可致之死語云學醫則人費

人之類多至二十有五而醫之殺人則一曰不學而已  
學之道何從則曰讀黃帝扁鵲之書而已黃帝存乎曰  
死矣扁鵲存乎曰死矣類案具在是發明其書之旨也  
類案傳雖謂黃帝扁鵲至今不死可也篁南江氏彙集  
前哲之案而刊之吾友魏玉橫氏又從而廣之粗工觀  
之則以爲已陳之芻狗而杭子觀之則以爲醫學之蒙  
求何也玉橫氏能讀黃帝扁鵲之書者也合土者必有  
其范伐柯者必有其則以是爲學醫者之范與則而思  
過半矣醫案云乎哉

道古堂文集卷之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五

制義宗經序

三才建而天地人之道立聲於事物布於倫紀散見於  
經綸日用之間微而不可見大而不易窮也不得不寄  
之文以宣其蘊文以明道以貫道而實以載道匪明何  
以貫匪貫何以載說雖殊其為深探元本則一也或者  
嗤為小技薄為餘事是直析文與道而二之豈知文哉  
又豈為知道哉制義特文之一端而吾以為在諸體中

立言最難而深造政不易抉經之心執聖之權非沉潛  
乎理訓周悉乎世故曲折乎文章之利病童而習之有  
白首不能涉其津岸者矣才辯鋒起切而按之有畢世  
不能通其條貫者矣何也能文之士多而見道之士少  
也余少嘗究心於是業未成而名遽歸敗於矜張者一  
中間間雜憂患推排世故敗於人事者又其一崦嵫忽  
及迄用無成甘苦吾自能喻之精詣敢自信乎廣陵人  
文薈聚之區鏘鏘儼儼郁乎盛矣而其病在不宗經不  
學古倒道而行迂道而說割裂成語以就體裁稗販後  
代之語以文淺陋余授經於此五年矣思力矯之未能

迴心而嚮道也渤海高公立齋早承其先相國文定公  
之教巡視齋政尊師重道授餐適館恩加於多士乘間  
而請曰規矩誠陳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設不可欺以  
曲直風聲氣習轉移在人羿教人射志在彀率子盍示  
之的乎吾將助子張一臂而呼也余感其意乃取歸胡  
以下訖於與吾並一世而生者甄綜其文約以百篇不  
限時代不拘體格格遵我

皇上標舉清真雅正四字爲圭臬間以前哲所謂昌明  
博大莊嚴鴻朗之旨爲準則端其所嚮導之軌範尖新  
寒瘦之習旣性所不喜詭異必斥破碎必懲今時以爲

肆業及之異日即可爲敷奏  
明廷之本此則區區抑浮崇實之學規尊經宗誥之本  
志也殺青既竟遂次第其語以冠於篇公曰懿矣哉子  
之言也請公諸海內爲多士之志於道而文者勗焉

古文百篇序

渤海高公端然而過余舍紛然而設難曰經爲大聖所  
手定之書學人所肄習之業吾子標宗之一字以教來  
者將無道大而莫有宗者歟余應之曰經爲天地之常  
道冥行擿埴中道而回惑迷謬者衆矣而其病有三曰  
依託曰摹擬曰附會何謂依託王莽大誥蘇綽周官聖

聖太元不得與元經同科易之  
流別自有此學易林潛虛皆深  
研於理數不得以僭經目之若  
庸之依言與通之中說元經則誠  
備矣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  
乃推衍經說自爲一家之言與  
書大傳正同其體兼子家非專  
於說經而作尤不得謂之畔經

賢心法借以飾其濁亂是謂侮經何謂摹擬揚雄太元  
王通元經後人著撰輒敢上比神聖是謂僭經何謂附  
會董生繁露韓嬰外傳佞背經旨鋪列雜說是謂畔經  
侮與僭與畔皆不得其宗者也律以鄭賈衷以程朱心  
術端而經學純經學純而風俗化宗之一說所以立文  
章之根柢也此吾所以植其本也公曰子言宗經而卽  
繼以學古古莫古於經矣析經與古而二之豈所謂古  
者或不必本於經與抑經之外或別有所謂古與余應  
之曰史遷言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孔子沒而微言  
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周末文勝其流益分縱橫名法



卮言日出鬼谷峭鑿險薄韓非慘覈少恩皆衰世之文也古意寢衰矣左氏以浮誇莊周以荒唐屈原以譎詭經言雖熄是非頗不繆於聖人後世之言文者宗之西漢董賈匡劉迭興炳焉與三代同風稱極盛矣東京卑弱班張馬融振以詞賦而不能盡返諸古黃初以降迄於開皇大業揚芳散藻以輕豔相扇蓋古文之亡者幾五百年唐興修六代之史有史裁而無史筆魏徵以史論燕許以手筆陸贄以奏議膀子楊綰常袞權德輿以制誥意雖盛氣雖雄猶沿六代之偶儷昌黎韓愈氏出約六經之旨起八代之衰輔之以李翱角之以柳宗元

衍之以皇甫湜孫樵姦窮怪變大放厥詞有唐一代之文章萃然聳於千載之表近代何大復病狂喪心乃以爲古文亡於韓屠長卿謂歐陽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此桀犬之吠叔孫武叔之毀不足校也貞元而後承以五季之弊陋穆修柳開胡旦欲以古義復之力薄而不能振廬陵一變而爲宕逸南豐一變而爲敦龐臨川一變而爲堅瘦眉山父子推波助瀾厥旨始暢乾淳以往非無作者要皆其支流餘裔而非能自立一幟者也元末臨海朱氏始標八家之目迄今更無異辭居平持論古之爲文者一今之爲文者二爲古文而不源於

八家支離嵬瑣其失也俗爲今時文而不出於八家膚  
淺纖弱其失也庸夫文以傳示遠近震耀一世之具而  
誠不免於俗與庸之謂則毋寧卷舌而不道矣此鄙人  
之勵承學必使之經歷於迂迴險阻之途優柔深造而  
乃有自得之一日也公曰文之道大矣子之說詳矣雖  
然吾竊願有規也有司操繩墨以程士尺寸不相假借  
吾子上下千古汗漫六合諸生未能仰而企也卽合矣  
而操瑟齊門賣漿冬日恐其柄鑿之不相入也盍以揣  
摩之術使之速售乎余應之曰此政吾所謂揣摩也短  
長家言蘇秦十上不第發憤至於刺股而其揣摩之道

不過曰簡練而已當時以爲太公之陰謀鬼谷之捭闔  
比之顏率淳于髡輩效口舌以惑人主吾獨以秦有出  
神入鬼之才經天緯地之學一徵之於王尚書應麟一  
徵之於吳禮部師道應麟撰地理通釋詳列七國之形  
勢則知秦所揣摩者山川阨塞出車守險之道路也師  
道注戰國策備載七國之兵制則知秦所揣摩者蒼頭  
武卒坐作擊刺之利鈍也所以威足以懾世主而策足  
以窺情實拱手聽命而合從之計成秦爲小人之尤陰  
鷲險狠期於必得其人不足取其術固可用也揣摩之  
說有道者所耻言屈而從之則必上驗天道下察地理

中悉於人情物變稽之往籍以得其據依核之前言以  
謹其步趨因文見道覩指知歸非空虛無具游談不根  
以僥倖於苟且而已故青紫可以戾契而致惜乎其小  
用之也公曰聞子言而昭若發矇古人文字居則充棟  
載則兼兩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也盍使其約而可操  
乎求珠於赤水伐木於鄧林子果何道之從而不漏不  
支又果何道之從而操約而用廣又果何道之從而能  
令古人恨不見我千載而下而有知己余應之曰傳不  
云乎爲下不倍書不云乎遵王之路吾與公並生  
堯舜之世天聲發而萬竅皆暗日月出而燭火自息

聖祖仁皇帝接精一之心傳垂百王之大法蓋嘗伏讀  
淵鑿齋古文之刻而見

大聖之心也言必衷諸道事必約於禮精之在天人性  
命之微推而播之至於治國平天下之大天下之文章  
固莫有大於是者也草茅跼伏潛心玩索得其什一而  
規模已立

今上皇帝殫緝熙宥命之學集揆文奮武之勳吐辭爲  
經因心作則二曜周環俱歸掌握百家騰躍盡入鑪錘  
備唐三變甄宋六家又嘗伏讀  
御選文醇一書而知我

皇上法

天敬

祖之家法也證千聖之心源成一朝之麗製淳經孕史磨礪學士之進脩據德依仁發揮天下之事業深思熟復尋繹指歸如躬聆

大聖之講授增長智識又得其什一而古文之塗徑大槩盡於是矣公曰果爾則吾所謂不漏不支者無慮是矣然而治術多端文軌無定約以百篇吾猶慮其畧而未備也余應之曰是舉隅也是引而不發也有宋之從事乎銓擇者五家文粹文鑑斷限時代西山正宗兼備

衆體其單行者有三呂成公之關鍵不滿百篇樓迂齋之文訣書止五卷謝疊山之軌範僅存五十九篇以今較之殆有過無不及異挈瓶之取盈非買菜以求益挾是編以終身縱橫變化以馴至於立言之一途爲古學則正而大爲今學則健而明一尺之棰用之不竭又奚事他求哉公有好士之苦心諄復而不厭不得不叩囊底之智爲公盡力因備錄其主客問難之端爲吾徒告也

古詩選序

鍾嶸之品詩也以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而必推其

自於南風卿雲夏歌楚謠諸作古詩而下齊梁而上舉  
一一指其源所自出以致其流別建安諸詩最爲近古  
李杜韓三公早年皆學之李則多得其句法而罕覩全  
篇杜則新安石壕潼關吏垂老無家別韓則孤臣昔放  
逐暮行河隄上皆全體建安語者然則詩人言詩徒盛  
稱夫唐宋而未博觀夫六朝漢魏以迄自前古皆自棄  
於高聽無涉於文流者也稽留山人陳先生爲故明侍  
御元倩之弟侍御殉國難後隱居教授躬甘旨以養其  
母貞亮之節孝友之風爲近代所未有好爲詩援筆立  
就不屑作漢魏以下人語其論詩大旨曰情曰辨而總

歸於雅其選詩博而不雜約而不遺取材於衆說而未  
嘗專任夫私臆自卿雲以及六朝凡數千餘首溫麗悲  
遠之言高奇華茂之作或悽戾以清拔或質直以風華  
罔不備列齊梁陳隋爲唐律之先路古體之後塵別爲  
一集綜其意亦欲使世之稱唐宋者沿流而務得其源  
以與古爲會而已矣夫詩之有選權輿蕭統尚已然編  
次無法去取失當東坡每以爲病下次詩紀詩所詩乘  
詩歸紛糅傳會何足致詰今海宇雲蒸不乏俊賞黜蕪  
蔓以崇正始得不以是選爲準的乎當湖屈子以伸工  
文能詩稽古情深得是選於翁學使蘿軒不秘之家塾

道古堂文集卷之八  
益流播以永其傳乞予敘言以發明先生著述之微旨  
余素佩先生之學兼嘉屈子之有志乎古爰從其請而  
敘之

唐律類箋序

稽唐科舉之制有東西兩監之試有京兆同華等府試  
有省試有禮部之試凡試必有詩凡詩必用排律然猶  
兼以他文也至元和八年始專以詩賦試士於是排體  
與律賦遂爲舉場必擅之技有破有承有起有束法嚴  
體密精此者不易故士子之揣摩與主司之程度合若  
符節其難也如此計其京兆諸府解送之士歲不得過

二百人獲雋者第十之一由元和以迄唐運無慮二三  
千人合其所試之作計當稱是而流傳藝林者十不存  
一逮宋初敕撰文苑英華祇畱三百餘首其慎也又如  
此我

朝文治日昌

聖祖仁皇帝詔集有唐一代之詩寸璣斷璧靡有漏遺  
稱大備矣武進錢君汝允與二三朋好復從全唐詩中  
有涉於試帖者重加搜錄復得二百餘篇有唐三百餘  
年文場之條制與夫士人覃思研慮以博科第者盡於  
是矣

今上皇帝聲律身度欲合寰海而淑之以依永和聲之學

特命制舉義外復加五言八韻一篇士之操不律以求合有司之程度者苦無一書以示之圭臬句甬萬子近蓬得錢氏本於江南舊家歸與從孫紹聖同學朱秋亭昆弟整齊其行次讎校其訛繆重刊以廣其傳嘉惠於承學而不掩前哲之美孟軻氏所謂事半於古而功倍之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思筆衰鈍於斯道無能爲役而喜諸君子之不以自私也故樂爲之序云

聞鶴軒唐詩選序

唐運盛於貞觀開元亂於天寶中興於元和至太和而凌夷衰微此一代盛衰升降之大概也而詩亦因之高仲禮撰唐詩品彙區一代而爲初盛中晚脩川郭濬彥深選其中初盛古詩詳加詮釋釐爲一編其所謂古者蓋別於律絕而言不知詩在初盛不獨古風爲古其近體渾灑流轉較之中晚皆可謂之古詩何也其風格古其氣息古齊梁以後輕薄相扇至唐初而始復古以時代爲限斷區唐與古而二之者張又元臧晉叔鍾伯敬諸人之目論也時流以詩爲弋獵聲譽之具讀三唐之詩卽束初盛不觀從事於晚末柔聲佞色體卑而骨賤

以故詩道日張而去古日遠錢唐盧先生繼侯獨憂之  
選初盛律絕數百篇爲承學者示之鵠評其作法疏其  
用意稽其出處颯颯乎上接乎漢魏而討源於雅頌自  
貞觀以迄開元百年之間鴻庥偉績開國承家之盛業  
畧可見焉余於詩道茫無所得駢枝交葉儷青妃白之  
工巧壹不能與世爭獨於風格氣息之間辨之甚微而  
嗜之甚篤繼侯之選與余融若水乳用意勤而取法高  
如三宗七制歷百世而不可祧學詩者奈何以他姓亂  
之乎紹武爲繼侯之孫能世其學將重刊以行世而前  
序皆出於北人不得四唐之原委人莫之宗也乞余一

言請以醫喻可乎盧在錢唐世有名醫繼侯祖爲不遠  
先生著臆草處方倫藥起死人者無算著論種發明張  
仲景之言父爲子繇先生有金匱摩索傷寒金錕以闡  
父之遺言有本草乘雅以鍼李時珍之泛濫功較南陽  
活人何啻倍蓰其覺人也以藥石陳處士吾杭之稱詩  
者莫過也選采菽堂古詩門人翁學使刻而傳之其覺  
人又以詩行倩屈首於子繇學醫而未成繼侯又屈首  
於行倩傳其詩教而爲是選用以醫俗則纖浮佻肆之  
習入於膏肓者可以刮腸洗胃而一返之清醇澹雅而  
痼疾可瘳然則斯選固岐伯之九鍼而華陀之麻肺散



也實寫虛補在病者自擇而已

李太白集輯注序

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才爲主而輔之以學興到筆隨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橫曼衍以極其所至不必沾沾獺祭也爲之箋與疏者必語語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字還其根據而證佐乃確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以從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與乎此粗疎者尤未可以輕試也李供奉太白才兼仙佛致離騷之幽著太史之潔其於杜也並驅方軌未易軒輊也然注杜者自宋以後已有千家至

我

朝而浦朱顧仇之書出搜括無遺蘊矣太白之集歷五百年而始有蕭楊二家又歷五百年而始有鹽官胡氏孝轅孝轅亡後今且百餘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補其闕者吾友王君載菴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結轆之未疏淪也疵繆之未剗削也專精覃思寤寐太白於千載之上一一叩其出處而究其指歸太白之精神與前注之得失軒然若揭日月其諸太白之功臣與其諸三家之爭友與吾不敢謂載菴之學果什倍於太白孝轅博極羣書而載菴能掇其瑕礫卽謂之什倍於孝轅

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佛其蘊蓄爲何如耶二氏之書與吾儒之著述相埒上下千古而能盡讀之者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段柯古吾於宋得一人焉曰釋氏贊寧吾於明得一人焉曰宋氏潛溪載菴早鰥閒處如退院老僧空山道士日研尋於二氏之精英以其餘事而爲是書足以發太白難顯之情而抉三家未窺之妙書來質余方望洋驚歎五體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然其苦心孤詣余學雖未至而心故識之聊識數言以冠其篇端以諗夫世之讀太白之集者之不易并諗夫註是集者之尤難也

王右丞詩註序

開元天寶之間詩人比迹而起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工部實爲之冠擺脫町畦高朗秀出右丞實爲之冠右丞博學多藝雅意元譚比物儷辭該達三教是非膚核之學可以測其津岸矣吾友趙君松谷服膺是集沿波討源一字之根歷研辨不少寬假積數年注旣成予間與之論右丞之出處明白其大節松谷未嘗不韙予言也右丞閨門友悌見推多士扈從不及受祿山僞署世遂以爲白圭之玷迹其服藥取痢稱瘖求免舊史已力爲湔雪而凝碧一詩秋槐野烟傷心掩泣是卽惓惓不忘

君父之左證固不可與張均張垧達奚珣諸人比論矣  
小說鬱輪袍一事以時世考之右丞開元九年登第爾  
時姚崇秉國明皇方急於圖治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  
元殿務收賢俊用寧軍國太平安樂之覆轍殷鑒不遠  
肯以狀頭付之嬰兒子之予奪乎迨其後別墅流連焚  
香禪誦蕭疎高遠不干榮進而謂早歲躁於進取肯自  
廁於優伶之伍乎右丞一代雅人而受誣者幾千載惟  
予與松谷有獨知之契松谷遂能窺尋其本末卓然成  
一家之言予特病嬾而未獲仗助滋愧矣松谷天性純  
摯居母喪柴毀郡縣屢以孝廉徵而不就螢乾蠹老手

一卷不肯釋因文以考行右丞遭亂離而貞苦節松谷  
際昌時而勵庸行身世不同其斷斷於名教之地則一  
予故因其注右丞詩而詳論之有品目吾松谷者固不  
當在語言文字間哉

李義山詩註序

詮釋之學較古昔作者爲尤難語必溯原一也事必數  
典二也學必貫三才而窮七畧三也蓋詩人之旨以比  
興爲本色以諷諭爲能事抽青媲白儷葉駢花眩轉幻  
惑以自適其意固非可執吾之謏聞半解以揣測窺度  
之而已而玉溪一集蓋其尤也楚雨含情銀河悵望玉

烟珠淚錦瑟無端附鶴棲鸞碧城有恨凡其緣情綺靡  
之微詞莫非阨塞牢愁之寄託爲之注者病非一端可  
以罕譬鉞船以求劔捫籥以爲日支離穿鑿執一不通  
此涅槃摸象之談也蹈襲乎常言乞靈於故紙書肆說  
鈴轉相稗販此牧牛賣乳之喻也石林導波於前愚菴  
繼響於後更欲爲義山疏雪其精神經營其意匠詎不  
難與詎不難與荻江章子容谷少服膺於此集更取前  
注疏通證明示余讀而卒業雞跣獺祭其藻麗則義山  
之藻麗也金鏤玉瑯其追琢則義山之追琢也綜緯史  
學比切時事其感興則義山之感興也橫鉤豎貫水注

山疏其涉歷則義山之涉歷也詮釋之苦心與作者之  
微旨若膠之黏而漆之澇也若鹽之入水而醞醕乳酪  
之相滲和也思深哉章子之用心乎章子需次三山甚  
與子暱故爲序其緣起以示後之能讀玉溪詩者

蘭臯風雅序

浙東山水富於浙西發而爲清音流而爲勁響緣情綺  
靡往往視浙西稍遜蓋其風氣淳厚爲魁儒碩彥弦誦  
之地說經鏗鏗而聲詩有不暇及勢使然也金華文獻  
甲於浙東七郡正德間郡守江都趙鶴嘗輯文統一書  
以衍濂洛之緒萬厯間司李滇南阮元聲復輯文徵詩

粹兩書搜采稍廣然猶合一郡而言也蘭谿爲婺州望縣唐高宗咸亨四年始置六朝以上不得有蘭谿人亦不得有蘭谿詩也唐初以至勝國訖命千有餘年詩人林立無有起而收拾之者濟陽江伯容先生始輯蘭臯風雅五世孫用璋復行編梓先生自序而外無有元晏其人爲之表章者用璋請余序其首簡乃推原先生著書之意而證明之曰唐止詩人三徐安貞書巖在焉宋景定甲子九月仁山金先生來遊有記安貞之爲邑人信而有據矣舒元輿唐書本傳云東陽人吳寶鼎元年置東陽郡其地在金華山之南澱水之東唐垂拱二年

因東陽舊郡之名分烏傷及廢吳寧縣治置東陽縣元輿系出寒微氏族不顯所居或在澱水之上澱江今隸蘭谿與東陽壤地相接卽以爲蘭谿人不嫌與史異也貫休生於蘭谿見於宣和畫譜後遊吳越晚終西蜀禪月集中有題蘭江言上人院二絕蓋其未出鄉時所作也宋時諸賢漸染胡安定子朱子呂成公教澤五杜八范蔚然興起然五杜集久不傳八范止香溪有集兩猶子附焉元惟於介石吳禮部集稍著有明時代最近世家大族之流傳賢子孫之世守以詩傳人以人傳詩交相重也而先生猶有後裔式微姓氏磨沒之歎甚矣搜

道古堂文集卷之八  
輯之難無有漏遺之不易也先生沒且百年矣  
國朝文教覃敷人才較勝前代善繼善述竟成先志是  
在用璋賢父子余雖衰耄一知半解尚能遙相仗助徵  
文攷獻邑中諸君子豈無意乎

影園瑤華集序

有元至正末年崑山顧阿瑛家饒於財築草堂於玉山  
四海名流以詩爲幽贄者咸申縞紵楊廉夫方居吳中  
及諸弟子皆主其家開設壇坵標映一時阿瑛嘗輯其  
草堂觴詠之詩都爲一集今世所傳草堂雅集是也當  
勝國時廣陵鄭職方超宗縛茅於蜀岡之南讀書養母

將以終焉華亭董尚書以爲在柳影山影水影之間題  
曰影園手書二字以贈素風遠播勝流過廣陵者以不  
蹋影園之戶限爲缺事飭廚掃徑賓至如歸吳橋范公  
景文吉水劉公同升其往來最熟者也崇正庚辰園中  
黃牡丹忽放一枝一時碩彥咸就翫賞有詩百餘章南  
海黎美周遂球實爲之冠職方益彙園中題詠之作刊  
布遠近題曰瑤華集從岳岱今雨瑤華例也歲久散佚  
其元孫開基復梓以傳請余序其首簡余惟顧阿瑛丁  
元末造四海鼎沸淮張竊據中吳玉山在其境內不能  
自拔蹉跎而死職方亦值明季凌夷團練義勇保障鄉

里悍鎮鴟張單騎往說諭以逆順使之回心易向孤城  
得以保全而羣情疑洵謂公將翻城應寇狂欲漲天竟  
罹非命史閣部黃撫軍先後籲天獲申冤慘而職方忠  
貞之志乃如青天白日暴白顯著於天下夫文章聲氣  
學士之結習論不歸於卓詭事不切於倫常不踰時而  
散爲飄風燐火者不少矣若夫賢人聚而星明正氣伸  
而道重雖一編之詩三光五嶽蟠結於行閒昭回於千  
載之下可也厥後范劉二公竟殉社稷而美周毀家紆  
難畢命虔州與職方後先輝映斯編也苟無知人論世  
之識懷賢振古之才任率胸臆信口而讀之則妍辭麗

句嚼徵含商嚶求友之聲寫春韶之景與玉山諸人無  
以異也至若青燈午夜俯仰傷懷流涕嗚咽而讀之則  
鬼雄國殤搏膺披髮挾風霆而暴至強死之忠魂呼之  
欲出以視玉山諸人安燕雀之處堂效虬蟬之穴樹大  
厦已傾瞻烏誰屋而猶珠盤玉敦爭長於風雲月露之  
場其輕重大小何如也影園之側向有閻氏馮氏員氏  
諸豪家皆營臺榭余嘗過其地高木蒼然風沙眯目低  
回憑弔歎悼彌襟而田夫蕘豎猶能道職方之節概詩  
卷長畱風流未歇閻馮員三氏之園考之志乘而無徵  
問之郡士大夫莫有舉其姓氏者嗚呼豈不以其人哉

通志卷之六

六





